苻堅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苻堅論
作者：蘇轍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歷代論》

苻堅、王猛，君臣相得，以成伯[1]功。雖齊桓、管仲，不能過也。猛之將死也，堅問以後事。猛曰：「晉雖僻處吳越，然正朔相承，親仁善鄰，國之寶也。臣沒之後，願勿以晉為圖。鮮卑羌虜，我之仇讎，終為人患，宜漸除之，以寧社稷。」言終而死。堅不能用，卒大舉伐晉，敗於淝上。歸未及國，而慕容垂叛之。既反[2]國而姚萇叛之，地分身死，終斃於二人之手。故後世皆多猛之賢，而咎堅之不明。吾嘗論之，堅雖有伯　　[3]者之略，而懷無厭[4]之心，以天下不一為深恥。雖滅燕、定蜀，並秦、涼，下四域，而其貪未已，兵革歲克[5]，而不知懼也。晉雖微弱，謝安、桓沖為之將相，君臣相安，民未患晉，而欲以力取之，稽之天道，論之人情，雖內無垂、萇之釁，而堅之敗，必不免矣。然堅以夷狄之餘，而有帝王之度，其滅慕容、姚萇，收二姓之子弟，錄其才能而官使之，佈滿中外，凡其舊臣無不疑者。若以世俗言之，則以漸除之，如猛之計得矣；若以帝王之事言之，則堅之意，未必過也。　《大雅》之稱文王曰：「殷之子孫[6]，其麗不億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膚敏，祼將[7]于京。厥作祼將，常服黼冔[8]。」文王用人，其廣如此，而堅何尤焉！德雖不若文王，而竊慕焉，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。文、武既沒，周公、成王之際，殷之遺孽，猶與管、蔡間周之隙，曰：「『予復！』反鄙我周邦。」[9]故周公既克殷，改封微子於宋，而遷其頑民於雒邑，保釐東郊，作《多士》而撫寧之，所以慮其變者至矣。至君陳、畢公，皆迭居成周，而董師之，故康王之命畢公曰：「周公毖殷頑民，遷于雒邑，密邇王室，式化厥訓。既歷三紀，世變風移，四方無虞，予一人以寧。然猶曰：『邦之安危，惟茲殷士。』」由此觀之，文王之用殷人，豈苟然而已哉！今堅畜養豺虎於其腹心，而貪功務勝，不顧其後，宜其斃於垂、萇也哉！使堅信猛之策，南結鄰好，戢兵保境，與民休息，雖有垂、萇百人，安能動之。文王雖未可覬，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通「霸」

↑ 通「返」

↑ 通「霸」

↑ 通「饜」

↑ 同「剋」

↑ 原文爲「商之孫子」

↑ 拼音爲「guàn jiāng」

↑ 拼音爲「fǔ xǔ」

↑ 參見《大誥》